

藤本箕山

Fujimoto Kizan

九鬼周造

Kuki Syuzon

阿部次郎

Abe Jiro



日本 い 意気

い

「日」藤本箕山 九鬼周造 阿部次郎 著 王向远 译



日本意气

〔日〕藤本箕山 九鬼周造 阿部次郎 著
王向远 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意气 / (日) 藤本箕山, (日) 九鬼周造, (日) 阿部次郎著; 王向远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9

(慢书单)

ISBN 978-7-5534-0100-3

I. ①日… II. ①藤… ②九… ③阿… ④王… III. ①审美文化—美学史—日本 IV. ①B83-093.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7248号

日本意气

作 者 [日] 藤本箕山 九鬼周造 阿部次郎

译 者 王向远

出 品 人 刘丛星
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
责任编辑 曾雪梅 曲珊珊

装帧设计 未 氓

开 本 65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18.875

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号

邮编: 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
发行部: 010-63104979

网 址 <http://www.beijingshanyue.com/>
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0100-3

定价: 3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藤本箕山

Fujimoto Kizan

九鬼周造

Kuki Syuzou

阿部次郎

Abc Jiro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“审美日本系列”译丛的第四部,也是最后一部书。

“意气”(いき)是从江户时代游里(妓院)及“色道”中产生出来的,以身体审美为基础与原点,涉及生活与艺术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审美观念,具体表现在德川时代的“浮世草子”、“洒落本”、“人情本”等市井文学中,并由当时的《色道大镜》等“色道”著作加以初步提炼,到了现代又经美学家九鬼周造及其他日本学者加以研究阐发,从而成为继“幽玄”、“物哀”、“寂”之后,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四大审美范畴之一。“意气”已经具备了“前现代”的某些特征,代表了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和最后一种形态。

“色道”的实质就是“美之道”,产生于色道的“意气”论,其实是性爱美学或“身体美学”。“意气”是男女的魅力之美,是男女交往中互相吸引和意欲接近的“媚态”,与自尊自重的“意气地”(傲气)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审美张力,是一种洞悉情爱本质,以纯爱为指向,不功利、不胶着、潇洒达观、反俗而又时尚的一种审美静观(谛观)。与“意气”相关的次级概念主要是“通”和“粹”。“通”是潇洒自如的男女交际行为,“粹”是纯粹无垢的心理修炼。将外在的“通”与内在的“粹”加以综合呈现,是“意气”之美的表征,有

这种审美表征的人就是“通人”、“粹人”或“意气人”。在现代社会中,可以把“意气”理解为身体美、性感美的外在呈现,是以身体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。

本书以“意气”论为中心,编译了两部现代学者的专著和一部古代原典,分为三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,完整翻译哲学家、美学家九鬼周造(1888—1941)的《“意气”的构造》。这是现代日本第一部,也是迄今仅有的一部立足于哲学、美学的立场,运用阐释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,对“意气”的语义构造加以全面分析、概括的著作;第二部分,选译著名美学家阿部次郎(1883—1960)的名著《德川时代的艺术与色道》(原题《德川时代的艺术与社会》),该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分析江户时代“好色”文化的形成,并对相关文献与作家作品作了分析,在视角与方法上可以与九鬼周造的《“意气”的构造》互为补充。第三部分是“色道”原典翻译,选译德川时代藤本箕山(约1627—1704)的《色道大镜》一书的第五卷。《色道大镜》是日本历史上的一部奇书,是江户时代“色道”的开山著作、色道的集大成之作,该书第五卷曾被独立刊行过,称为《色道小镜》,模拟佛教《法华经》的廿八品,将“色道”及“粹”(“意气”)的修炼分为廿八个品级,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论述,集中阐释了“色道”的理想、审美观和价值观。

总之,《日本意气》从现代学者的研究和古代原典两个方面,展现了“意气”这个概念形成演变的来龙去脉及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,它的独特的内涵外延与审美构造,以及它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,并由此揭示出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的一个侧面。

日本“意气”论

——“色道”美学、身体审美与“通”、“粹”、“意气”诸概念
(代译序)

王向远

江户时代近二百七十年间社会安定，文化重心由乡村文化转向城市文化，城市人口迅速扩张，商品经济繁荣，市民生活享乐化，导致市井文化高度发达。有金钱而无身份地位的新兴市民阶层(町人)们努力摆脱僵硬拘禁的乡野土气，追求都市特有的时髦、新奇、潇洒、“上品”的生活，其生活品位和水准迅速超越了衰败的贵族、清贫而拘谨的武士，于是，町人取代了中世时代由武士与僧侣主导的文化，而成为极富活力的新的城市文化的创造者。如果说，平安文化的中心在宫廷，中世文化的中心在武士官邸和名山寺院，那么德川时代市民文化的核心地带则是被称为“游廓”或“游里”的妓院，还有戏院(“游里”不必说，当时的戏院也带有强烈的色情性质)。正是这两处被人“恶所”的地方，却成了时尚潮流与新文化的发源地，成为“恶之花”、“美之草”的孳生园地。游里按严格的美学标准，将一个个游女(妓女)培养为秀外慧中的楷模，尤其是那些被称为“太夫”的高级名妓，还有那些俳优名角，成为整个市民社会最有人气、最受追捧的人。那些被称为“太夫”的高级游女、潇洒大方的风流客和戏剧名优们的言语举止、服饰打扮、技艺修养等，

成为市民关注的风向标,为人们津津乐道、学习和模仿。富有的町人们纷纷跑进游廓和戏院,或纵情声色,享受挥霍金钱、自由洒脱的快乐,把游里作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与温柔乡,在谈情说爱中寻求不为婚姻家庭所束缚的纯爱。当时的思想家荻生徂徕(1666—1728)在《政谈》(卷一第九节)中忧心忡忡地说:“……达官显贵娶游女为妻的例子不胜枚举,以至普通人家越来越多地把女儿卖去做游女……游女和戏子的习气传播到一般人身上,现在的大名、高官们在言谈中也无所顾忌地使用游女与戏子的语言。武士家的妻女也模仿游女和戏子的做派而不知羞耻,此乃当今流行的风尚……”在这种情况下,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以肉体为出发点,以灵肉合一的身体为归结点,以冲犯传统道德、挑战既成家庭伦理观念为特征,以寻求身体与精神的自由超越为指向的新的审美思潮。这种审美思潮在当时“浮世草子”、“洒落本”、“滑稽本”、“人情本”等市井小说,乃至“净琉璃”、“歌舞伎”等市井戏剧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反映和表现。在这种审美思潮中产生了“通”、“粹”、“意气”等一系列审美概念,而核心范畴便是“意气”。从美学的角度看,这正是当代西方美学家所提倡的,而早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市井文化中就已产生的一种“身体美学”。身体美学及“意气”这一审美思潮由游里这一特殊的社会而及于一般社会,从而成为日本文学、美学中的一个传统。可以说,“意气”已经具备了“前现代”的某些特征,代表了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和最后一种形态,对现代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及文学艺术也产生着持续不断的潜在影响。

一 德川时代的“色道”与身体审美

“色道”这个词,在古代汉语文献中似乎找不到,应该是日本人的造词。色道的始作俑者是德川时代的藤本箕山,他自称创立了色道,是“色道大

祖”。什么是“色道”呢？简言之，就是为好色、色情寻求哲学、伦理、美学上的依据，并加以伦理上的合法化与道统化、哲学上的体系化、价值判断上的美学化、形式上的艺术化，从而使“色”这种“非道”成为可供人们追求、可供人们修炼的、类似宗教的那种“道”，而只有成其为“道”，才可以大行其道”。我们可以从藤本箕山的《色道大镜》中，看出所谓“色道”究竟是什么。

《色道大镜》共分十八卷，构成如下：

卷一《名目抄》，模仿日本古代类书《节用集》，从“人伦门”到“言辞门”共分六门，对此道中的“通言”（常用通用词汇）加以解释；卷二《宽文格》、卷三卷四《宽文式》，模仿古代律令书《延喜格》和《延喜式》，为色道制定法度规则，其中“宽文”是德川时代的年号，宽文年间也是京都岛原的青楼文化最为鼎盛的时期，“格”与“式”即“格式”、“规矩”之意；卷五《廿八品》，模仿《法华经》八卷廿八品的格式，讲述色道修炼由浅入深的过程，这一卷后来又被出版者单独抽出加以出版，称为《色道小镜》，可见它是其色道论的核心。《色道小镜》将“色”看成是一种修炼的过程，而修炼的极致目标是达到“粹”或“意气”的审美高度，是身在色中，却能入“道”，最终臻于类似佛道的境界。卷六《心中部》，“心中”指男女之间的“真心”、“真情”，进而是指表示为了真心真情而一起情死，该卷讲男女间为了表达情意而如何写信，如何书写相互山盟海誓的“誓文”、“誓纸”等及相关的规矩、典故；卷七《习器部》讲述三弦、古琴等乐器的弹奏、“双六”等棋艺，以及酒席宴会上的各种游戏及方法；卷八《音曲部》，讲酒席宴会上流行的各种歌曲小调；卷九《文章部》，讲游女如何给客人写“消息文”、“色纸”、“短册”等互通情意的文字；卷十《定纹部》（定纹是纹饰、徽章的意思）；卷十一《人名部》；卷十二、卷十三《游廓部》，介绍全国各地二十八处“游廓”（公娼馆）的历史沿革、特色等；卷十四《杂女部》，讲述一般女子及私娼；卷十五《杂谈部》，讲述名妓及游里的趣闻

逸事；卷十六《道统部》，讲述岛原的游女演变的历史；卷十七《烈女传》，是京都的岛原、大阪的新町、江户的吉原三处地方的名妓列传；第十八《无礼讲式》，列举游里中的不守规矩、不讲礼节的无赖之徒的恶劣行径，以示鉴诫。

由以上标题及大体的内容介绍中明显可见，《色道大镜》大都模仿已有的古典古籍，目的显然是攀附古典，以利于“色”的道学化。他所要建构的色道，是游里中的一种有交往规则、有真情实意、有文艺氛围、有历史积淀、有审美追求的男女游乐之道。色道建构的目标，就是要将游里加以组织化、特殊化、风俗化、制度化、观念化，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审美化。正是有了审美的追求，才需要将“廓内”（妓院内）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来看待，从而规避了普通社会对它的伦理道德上的要求；正因为有了审美的追求，才需要订立一系列规范，并且使这些规范由一般的规矩规则上升为特殊的游戏、审美的规则；正因为有了审美的追求，原本肉体交易、卖淫买色这种丑恶无耻的下流行径，才能指向对身体之美的观照，从这个角度说，色道的本质就是将身体审美化，将肉体精神化。

在藤本箕山之后，江户时代关于“色道”的书陆续出现，如《湿佛》（ぬれふとけ）、《艳道通鉴》等，甚至还有专讲同性恋——所谓“众道”——的《心友记》，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青楼冶游、与色道相关的理论性、实用性或感想体验方面的书，如《胜草》、《寝物语》、《独寝》等，也属于广义上的“色道”书。藤本箕山的“色道”可谓“吾道不孤”，蔚为大观，形成一种颇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。这些书与《色道大镜》虽然看法上、写法上有所不同，但基本观念却是相通的。

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民族都有类似于日本色道的书，或者说是关于性爱的经典著作，例如众所周知的古代罗马奥维德写作的《爱经》（公元前1世纪），中国的《素女经》及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玉房秘诀》，古代印度的筏蹉衍那的《欲经》（公元1—4世纪之间），古代阿拉伯的《芳香花园》（公元15—

16 世纪)等。比较而言,古罗马的《爱经》立足于普通人的寻常的现实生活,讲男女之爱的快感与享乐;中国的《素女经》等把男女性爱作为养生延年的途径与方法,是以医学、养生学的面目而获得合法性的;印度的《爱经》立足于印度教的“法利、欲、解脱”的人生价值观,不仅把性爱作为一种满足人生之“欲”的方式,而且还通过性爱体会神人合一的至高无上的境界,以使性爱神圣化。从时间上看,日本人的色道著述显然是后来居上,并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。

日本“色道”的基本指向是“色”。色道的“色”是什么呢?柳泽淇园在《云萍杂志》一书中做了相当清晰的界定和表述,他写道:

年轻时无色,便没有青春朝气;年老时无色,就会黯淡而乖僻。世间所谓“色气”者,就是对所喜所爱的追求,并不单单是淫欲。士无色不招人眼,农无色不生嘉禾,工无色不显手巧,商无色没有人缘,天地间若无色,则昏天黑地、死气沉沉。故孟子有大王好色之辨。

这里的“色”不仅仅是指女色或情欲、性欲,它是一种“色气”,即“色之气”,是色的普遍化、弥漫化和精神化,在这个角度上说,色“是对所喜所爱的追求,并不单单是淫欲”。在柳泽淇园看来,“色”是一种青春之美,故曰“年轻时无色,便没有青春朝气”;色是一种生命力,故曰“年老时无色,就会黯淡而乖僻”;“色”还是“士农工商”一切阶层和身份的人,乃至天地自然万事万物都必须具备的东西,没有“色”这种东西,各阶层的人便黯淡无光,无甚可观,天地间也死气沉沉。那么这种“色”究竟是什么东西呢?显然,它不是某种特殊的、具体的美,而是从两性的身体之美推延开去的一般意义上的“美”。

正是因为日本色道具有这种一般审美的性质,所以在日本的色道著作中,乃至受“色道”的影响“洒落本”、“浮世草子”中的“好色物”、“人情本”,乃

至于专门为嫖客所写的对游女加以品评的实用性的“游女品评记”中，虽然大都是以游里为舞台、以嫖客与妓女为主人公，却很少像中国的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和印度的《爱经》那样具体地写到性爱技巧，那样刻意地渲染性感受，而是不厌其烦地描写男女交际的过程，这些过程基本上属于精神层面，当写到性行为本身的时候，往往一笔带过，非常含蓄。这一点常常出乎日本国之外的外国读者的想象，那些大肆标榜“好色”、“色道”的书，似乎显得名不副实。而这恰恰是日本的特色。这是从平安时代《源氏物语》以来就形成的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，只把性爱停留在感觉、感性的层面上，而不做露骨的表现和描写。因而可以说，日本文学中的“好色”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“好美”，日本的“色道”归根到底就是“美道”。

这种“美”不是大自然中的山川之美，不是鸟木虫鱼之美，而是人之美。而人之美的载体是身体，因而是“身体之美”。换言之，日本色道所追求的是身体的审美化。用西方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，日本色道就是“身体美学”。当代的一些欧美美学家鉴于西方传统经典美学虽标榜“感性”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感性存在——肉体、身体的作用与意义，提出了“身体美学”的新的美学建构目标，英国美学家特里·伊格尔顿在《审美意识形态》中提出“美学是一种肉体话语”，美国学者理查德·舒斯特曼明确提出要建立“身体美学”这一学科。实际上，在东方世界，在日本传统文化中，虽然没有“身体美学”之名，却早有了身体美学之实，我认为，日本江户时代的色道，就属于身体审美即“身体美学”的一种典型形态。

色道作为一种“美道”，作为一种身体审美或身体美学的形态，首先是因为它在游里中建构了自己的特殊“道场”即审美场域。

妓院在世界各国不同历史阶段中都是普遍存在的，不同历史时期的妓院，在文化上有着不同的正负价值，在许多历史时期，妓院既是一个藏垢纳污之处，又是一个社会最唯美的、最精致的文化之所在。江户时代的游里文化，

是蓬勃兴起的市民文化的产物,但江户时代毕竟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刻的时代,嫖妓总体上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叛逆,是触犯一般社会伦理的,于是色道又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局限在游里这一特定环境中,以避免与社会正统伦理形成全面冲突,从而在社会性中寻求一种超社会性,在守法与悖德中形成一种张力,在束缚中求得自由。从美学的角度看,这当然也十分有利于审美关系的形成。从身体审美的角度说,日本“色道”的基本出发点是身体,而“身体”不同于“肉体”。肉体是纯自然的、物理的,身体却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,身体是肉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,因而色道的身体审美作为一种有规则的审美活动,也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、环境和氛围中才能成立,因而日本的“色道”只能符合于“道”的身体审美,严格限定在“游廓”(游里)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。在江户时代的日本,官府在特定区域划出红灯区,让游廓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经营,虽然它与一般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但却是一个相对孤立的特殊社会、特殊的圈子,具有相当程度的超现实性。男人们到这里来,除了满足肉体的需要之外,还为了满足审美的需要。为什么只有游廓才能满足异性审美的需要呢?按《色道大镜》、《独寝》等色道书的看法,许多青楼女子从小就被卖到游廓中,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降低到了最小限度,在超现实的环境中,按照审美的要求培养训练出来,因而青楼女子不同于普通良家女子,具有特殊的美感价值。以日本色道的看法,普通女子的价值和功能是生子持家过日子,因为久处于日常现实中,面对单一的男性(丈夫),渐渐没有了魅惑的动机,也失去了作为审美对象必须具有的超现实的暧昧和想象余地,因而一般很难以成为审美对象了,而且若有人将良家妇女作为审美对象而追求之,在当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并要遭到严厉惩罚,这一点井原西鹤在《好色五人女》中有生动的描写。因而,对当时的男性而言,身体审美的最恰当的去处和场所就是游里和剧场,最恰当的对象就是这些场所的女性。日本现代美学家阿部次郎在谈到江户时代游廓兴起的缘由时写道:“町

人逛青楼当然也是寻求解脱的。从拨打算盘只想赚钱的枯燥生活中解脱出来,抱着‘借钱也在所不惜’的达观,从一个似乎人人认可、不水性杨花也不可能水性杨花的、老实而又实用的老婆的汗臭中解脱出来。一个只懂得料理家务事的主妇,与一个专门琢磨如何吸引男性的妓女,两种女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满足了男人的需求,这真是德川时代女性的不幸……不过,町人在那里寻求的不只是解脱,还有他们的向上的意志、对贵族生活的憧憬……”^①在这个逃避现实世界的特殊社会中,游客与青楼女子的关系,完全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金钱消费的买卖关系。那只是一种美色消费,不能带有功利的、实际的目的。例如游客与游女之间不能存在世俗意义上的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,否则就有悖于色道了。另一方面,因为“色道”是严格局限在游里这一特殊社会中的,所以嫖客应该是“游客”,偶尔从外面到里面一游,但不可过分沉溺。在《色道大镜》中,那些成年累月泡在游廓中的男人,被作为色道修炼中最低级的层次;归根结底,游廓是一个只可偶尔进入的特殊社会,不能执著、不能沉溺,否则就违反了色道的基本精神。色道的可能和界限就在这里。从美学立场上看,审美就是无功利、不执著,在这方面,色道的要求与审美的无功利性的要求大体是一致的。

我们说色道是美道,属于身体美学的范畴,还因为色道是以审美为指向的身体修炼之道。

《色道大镜》等色道书,并不是抽象地坐而论道,大部分的篇幅是强调身与心的修炼,注重于实践性、操作性。用色道术语说,就是“修业”或“修行”,这与重视身体的训练、磨砺和塑造的现代身体美学的要求是完全相通。在日本色道中,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身体的养成,是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社

^①阿部次郎:《德川時代の芸術と社会》,角川书店・角川选书,昭和四十六年版,第70~71页。

会化的学习、训练和锻炼的。身体本身既是先天的,也是后天的。在先天条件下,除了肉体的天然优点之外,其审美价值,更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训练和再塑造来获得。因而“身”(身体)的修炼与“心”(精神)的修炼是互为表里的。而那些属于“太夫”、“天神”级别的名妓,从小就在游廓这一特殊体制环境下从事身心的修炼,因而成为社会上的身体修炼的榜样和审美的楷模。

《色道大镜》等色道书,详细地、分门别类地论述了作为理想的审美化的身体所应具备的资格与条件。特别是反复强调一个有修炼的青楼女子,在日常起居、行住坐卧、一举一动中所包含的训练教养及美感价值。理想的美的身体是美色与艺术的结合,因而身体修炼中用力最多的是艺术的修养。那些名妓往往是“艺者”,是“艺伎”,也是特殊的一种艺术家,她们的艺术修养包括琴棋书画等各个方面,并以此带动知识的修养,人格的修养,心性的修养。井原西鹤的《好色一代男》等“好色物”及为永春水等的“人情小说”中,都津津乐道于那些“太夫”等名妓在社交场所高雅、优美的表现。正如“人情本”《春色凑之花》所说的那样,经过身心修炼的“那些漂亮的歌女、‘意气’的游女,与那些只会勤劳干活的普通女子不同,在善解人意方面也与普通女子不一样,她们很懂得人情,经多见广,知物哀”。经过这种身心的磨炼,那些名妓才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美的化身,不但被游客所追捧,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作为美的偶像被崇拜。据柳泽淇园在《独寝》中记载,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恋慕名妓吉野太夫,听说吉野太夫被人赎身了,一天当中竟有三个人发了疯。在这个意义上,江户时代的人情小说《邻居疝气》中才有一句话:“没有通过游里小姐们的熏陶,自己就不能提高品位。”阿部次郎甚至认为:“可以说,在德川时代,游女是一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家。”男性游客们“从游

里中贵族式的‘小姐’那里受到了富有人情味的教养和品格的熏陶”。^①

另一方面，游里作为一种社交场合，具有交易性、游戏性、狂欢性、礼仪性的特点，日本“色道”著作中用不少篇幅讲述了游里内模仿贵族社会而设立的各种节日、庆典、仪式及相关规范规矩，而色道中人必须熟悉这些，必须经过学习和锻炼，才能在循规蹈矩中享受自由的欢乐。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社交美学，就是学会怎样在那种高度密集的人群中表现出引人注目、给人美感的风度和风范。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身体行为来实现的。

二 “通”与“粹”

日本“色道”作为一种“美道”，作为一种身体美学，不仅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身体修炼的宗旨、目标、内容、途径和方法，而且在这个基础上，从日本色道中产生了以“意气”为中心、包括“通”、“粹”等在内的一系列审美观念和审美范畴。

江户时代的宝历、明和时期，是中国趣味——包括所谓“唐样”、“唐风”最受青睐、最为流行的时期，万事都以带有中国风格、中国味为时尚、为上品，而词语的使用以模仿汉语发音的“音读”为时髦。成为色道美学基本范畴的几个词都是如此，如“粹”读作“sui”、“通”读作“tuu”、“意气”读作“iki”，发音都是汉语式的，而且表层意义上也与汉语相近。

“通”(つう)、“粹”(すい，日本汉字写作“粹”)、“意气”(いき)这三个词，在江户时代的不同文献作品中都是普遍使用的，日本有学者认为，前期多用“粹”，中期多用“通”，后期多用“意气”；从作品文本的使用上看，从“假

^①阿部次郎：《徳川時代の芸術と社会》，角川书店・角川选书，昭和四十六年版，第71页。

名草子”到“浮世草子”这两种小说样式中多用“粹”，“洒落本”和“滑稽本”中多用“通”，“人情本”中多用“意气”。但这只是一个大体的情形，具体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，需要做更为细致的文献词汇用词统计和分析，才能做出更确切的结论。从三个概念的逻辑关系上说，“通”侧重外部行为表征，“粹”强调内在的精神修炼、“意气”总其成，而上升为综合的美感表征乃至审美观念。

先说“通”。

“通”这个词在日语中本来与中文相通，指的是对某种对象非常了解、熟悉。有通透、通晓、贯通、沟通、通达、疏通、通行等义，作为接尾词则有“料理通”、“消息通”、“食通”等用法。而且，在汉语中，也常用“通”字指两性关系，有“私通”、“通奸”之意。《广雅·释诂一》：“通，淫也。”《小尔雅·广训三》：“旁淫曰通。”在中国古典文献及文学作品中，“通”的这层含义使用甚广。作为色道美学概念的“通”兼有以上各种含义。

作为色道用词或游廓用语，“通”与“粹”密切相关，通者必粹，粹者必通。元文三年（1738）出版的《洞房语园》中明确说：“京都曰‘粹’，关东（江户一带——引者注）曰‘通’。”说的是两个词在关东与关西两地的地区差别，意义上是相同的。《色道大镜》卷一《名目抄·言词门》对“通”的解释是：“气，通也，与‘潇洒’同义。遇事即便不言，亦可很快心领神会貌。”这里的含义与“粹”几乎没有什么不同。又如《通志选序》中说：“游廓中的风流人物叫作‘通’。”“通”的人被称为“通者”或“通人”。非常“通”的人叫“大通”。在江户时代明和、安永年间以后，随着一系列“洒落本”，如《青楼奇闻》、《辰巳园》、《游子方言》等作品的出版，“通”、“大通”之类的词开始流行起来。对此，当时的一本书《一目土堤》（内新好著，天明八年即1888年版）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‘大通’这个词，是不久前才说起来的。天明六年前后，那些‘粹’之人经常喜欢使用这个词，但一般人并不懂，胡同小巷的人更